

我是導遊



信 主多年，卻是恍恍惚惚的領受主恩。多少的恩典在我的指縫中流逝，不懂珍惜，只認為我是多麼的幸運。

我是一個單親的家庭，極需經濟的收入。不諱言我的工作是高收入，旅遊業，我是一個導遊。但我並沒有豐富的知識來作好這份工作，尤其在競爭的壓力之下，因為公司有將近五十個導遊。面對著遊客的知識層次，我常在無知的窘境中，學習各行各業的一些常識，憑著自己的好問好學並潛在的求知慾，方能面對團體遊客的共同話題和溝通。

常想到過去落寞的我，到底是什麼原因，能夠讓我這麼的堅強。過去愚笨的我，是什麼力量，開啓我的求知慾和智慧之門呢？在不愉快的童年，不愉快的婚姻，來美之後更是為綠卡的移民官司，這一路到底是什麼支撐著我！主啊！告訴我！我怎麼跟過去有那麼大的差距？我有嚴重的自卑感，而今我卻信心十足，可以拿著麥克風，面對眾人。我不懂！主啊！你知道我的內心還是非常軟弱。每每拿到帶團表

，我就憂愁煩悶，因又要面對眾人，又是重新認識，重新挑戰，唉唉啾啾的向主禱告，主啊！求你給我力量，你是我的力量，你是我的磐石，你是我的高台！啊！原來，主就在我身邊，原來，聖靈就在我左右。我真罪過，我怎麼這麼的無知，我滿臉的淚水，跟主懺悔。

與主越接近，越覺得生活中有罪惡。在我的工作行業中，因市場的變化，全列入成本反應。可想而知，這些利潤的回收，全靠導遊的三寸不爛之舌。當客人問及這邊買便宜，還是下一地點買便宜？又問這些自費活動，真是值得那麼好玩嗎？好貴哦！我真是不知如何回答，便宜！好玩！我陷入極端的矛盾掙扎。主的訓誡，不可說謊，而我又得向公司交待，怎麼辦？善與惡在我內心交戰，我是極其的複雜與痛苦。主的話臨到了我；我的心啊！為何憂悶，為何在我裡面煩燥，應當仰望神，因我還要稱讚祂，祂是我臉上的采光，是我的神！阿們！主啊！我要為你爭戰，求你給我力量。

終於，有一次我鼓起了勇氣。客人問我：

導遊，這裡便宜，還是後面去的旅遊點便宜？我默禱：主啊！交託給你了，為了你的名，我需要力量。我脫口而出：這裡比較貴，但是呢？給我一點面子，讓我給公司一個交待，買一瓶就好了。巴士就在這時候停在購物商店的門口。下了車，我被隨團的領隊，叫到車後，狠狠的罵了一頓：妳導遊當多久了？妳這麼說，那不是全泡湯了嗎？妳到底怎麼搞的？虧妳是老導遊。

主啊！我好難受，求你的靈安慰我，求你的旨意來成就一切，你說為你的名被辱罵的人有福了，主啊！我交託給你了，阿們。我一面默禱，一面帶著旅行團進商店。只跟店主打了個招呼就出來了。我不敢看那鐵青著臉的領隊，我說：我到隔壁餐廳，看桌碗弄好了沒有，就溜到餐廳去了。

過了十分鐘，奇怪！怎麼沒有客人出店。再過五分鐘，還是沒有。我偷偷的側著頭，把視線放進商店。啊！他們竟然在搶購，奇怪！領隊還含著笑，向我打招呼呢！客人叫著：導遊啊！快來啊！我這樣年紀的人，買那一種好啊？導遊啊！給你面子喔！我買兩瓶喔！導遊啊！妳真好，坦白告訴我們這裡貴，憑妳的誠實，我就是要給妳捧場。導遊！我出國那麼多次，就是沒看到那麼真誠的導遊，好的，不好的，貴的，便宜的，都坦白告訴我們，妳有沒有名片……。

就這樣你一句，我一句的，我偷偷的擦去眼角的淚水，砰然心動的向主說：主啊！謝謝你！妳真是又真又活的主，你的應許，一句也

不落空。先求祢的國和義，這些東西都要加給我們了。阿們！

大家到餐廳吃飯時，我和領隊，對桌而坐，他說：「今天妳是不是中了邪，附了魔啊

！那些客人那麼聽妳的。我笑笑的說：我告訴妳，那不是邪魔，那是聖靈。因我是基督徒，我的上帝告訴我，不可說謊。在祂的真理上，我必豐富無慮。妳下車罵了我，我已經告訴上

帝了。你罵我，我好難過。領隊一時又窘又氣又笑的：妳！妳！接著我好開心的把福音傳給了他。感謝主！

入鄉隨俗



／傅三川

我家最近有機會赴港台一遊。這個旅程，對女兒們來說，真是人生中一個寶貴的功課和經驗。

香港人口稠密，交通擁塞，在七月份盛夏中更令人煩躁，加上急速的步伐，在人潮中左閃右避地前行，有時免不了與人相碰，道歉來不及就在人海中消失了。女兒問：「爲什麼沒有人停下來道歉？」

某日晚上，在廟街夜市購物，老大大在前頭開路，突然間停了下來。我察看究竟，發現原來她在讓路，給迎面來的先過。結果我們一家人就站著不動，直等到後面的人抗議我們「阻街」，才叫女兒「勇往直前」。

我們保持不衝紅燈的習慣，在沒車經過的情況下也不破例。女兒們實在不明白爲什麼四周的人都照過可也，而還轉頭以莫明奇妙的眼

光來看我們這班「外星人」。

台北的交通經驗又是另一個「震撼」。雖然在抵達前，已久聞其厲害，但非親身經歷和體驗，實在不能領會透切。由機場回到下榻的地方，那段路程足以使我大開眼界：原來路上的行車線，不論是單線或雙線，甚至斑線，其唯一的功用是要來裝飾而已，令路面上多添點圖案，不至單調死板。汽車駕駛人，尤其是計程車司機，與騎機車的一齊在表演驚險特技自娛娛人，十分刺激！交通規則最簡單及公允：先到先得。只要閣下有膽量塞進兩輛巴士之間的空位，就算得「合法」，本來有一部車子供我使用，也只好自認「膽小如鼠」，謝了。

與友人分享這些經驗的時候，所得的答案一般不外是：香港生活節奏急速，分秒必爭；台北的交通並非「無法」，只是管不了。車輛

的數目失了控制，如果依法駕駛，恐怕整個台北市都給車子堵塞至癱瘓。他們叫我體諒環境逼人的事實。如果我移居港台的話，是否會入鄉隨俗呢？

華人移民來澳，同樣要面對「隨俗」這個問題。有一友人帶母親去拜訪一個西方家庭。主人向做母親的問：「請問妳要喝茶或咖啡嗎？」母親回答說：「不用客氣，謝了。」結果真的沒有給她任何飲品。母親在回程中向兒子生氣的說：「你的朋友真沒禮貌，招待客人連一杯茶也沒有。」據悉這個誤會至今未得冰釋。

在神學院唸書的時候，講師、教授，甚至乎是校長都以名字來稱呼，免去一切客套。起初覺得不太禮貌，總認爲有點兒「犯上」，後來也習慣了。問題是，當一個「後輩」的連姓帶名直呼我的時候，心裡還是不舒服。

西方人見面時彼此親親臉孔的禮儀，又或飯後各自付錢的習慣，如果華人向自己同胞隨便採用的話，誤會的後果，可大可小。

入鄉真的要隨俗嗎？是否在某些方面，人仍可以有些許保留，「逆俗」而行呢？畢竟，「俗」的取捨標又是什麼？

兒女在一個多元文化的國家裡長大，做父母的尤其該小心在這方面的選擇和指導。讓我們求智慧去行事和生活。